

## 江花

## 美文

A17

## 自江宁至京口

■玄烨

轻绡初霁引江干，  
隔岸芦洲映水寒。  
吴会人文因气秀，  
金焦峦势起宏观。  
往来旅客千重艘，  
上下波涛万里滩。  
逝者绵绵无歇期，  
利名今古视艰难。

玄烨，即康熙帝，清朝第四位皇帝、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。全名爱新觉罗·玄烨（1654—1722）。1661年即位，年号康熙；1722年驾崩，庙号清圣祖。1667年亲政，先后平三藩，定台湾，统一漠北、西藏地区，订立《中俄尼布楚条约》，确定中俄两国东段边界。又停圈地，奖垦屯，治黄河，兴水利，为巩固国家统一，促进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但康熙提倡理

学，严禁结社，兴文字狱，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。文化方面，曾开馆纂辑《康熙字典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等。

“轻绡初霁引江干，隔岸芦洲映水寒”，轻绡，原指一种透明而有花纹的丝织品。此处指淡薄的云气。霁，明朗。初霁，长时间的小雨过后的天晴。江干，江边，江岸。芦洲，洲，此处指水中的陆地。映，倒映。淡薄的云气逐渐消散，天空晴朗，现出向前延伸的江边道路，对岸沙洲长满芦苇，倒映在寒冷的水中。

“吴会人文因气秀，金焦峦势起宏观”，吴会，此处泛指江南。人文，人情、文化。江南一带的人情、文化受环境因素影响，显得非常灵秀，而金山、焦山的山势在江中则显出宏伟的态势。

这首诗的前半部分着重写

景，云气消散，芦苇倒映，山势起伏，寥寥数笔，江岸美景尽收眼底。

“往来旅客千重艘，上下波涛万里滩”，艘，船。江面上无数船只来来往往载送旅客，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万里波涛中有多少急流险滩。

“逝者绵绵无歇期，利名今古视艰难”，逝，往、跑，在这儿“逝者”的意思是指来来往往奔波的人。绵绵，延续不绝的样子。视，对待。虽然万里波涛中有不少急流险滩，但是人们依然不畏艰险、奔走忙碌，从不歇息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看来从古到今，如何正确对待名利都是件艰难的事情。

这首诗的后半首着重抒发了作者的感慨。指点江山，品论古今，显出帝王的气度。

康熙是历史上出名的好学子

帝，自五岁开始读书，学习勤奋，亲政后，“听政之暇，即在宫中披阅典籍，殊觉义理无穷，乐此不疲”。举凡史乘、诸子百家、吕律、数理、佛教经论、道书，无不涉猎。九年十月，沿袭前代由经筵讲官给皇帝讲解经籍的制度，下令举行“经筵大典”，此后，无间寒暑，非有特殊状况，从不间断。十四年起，又规定在讲官进讲后，由他复讲，君臣互相讨论，从儒家经籍中“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”。他提倡文学，优容文人。有《御制文集》（三集）、《御制诗集》、《几暇格物篇》等传世，留下了1000多首诗词。

诗话 (朱秋霞)

## 我只想抱一抱小时候的我

■文/朱德庸

每个人身上，都有童年留下的深深烙印。台湾著名漫画家朱德庸也是如此。他说：“我会画漫画，因为小时候受到的歧视，让我看清楚世界的假象。”朱德庸的漫画作品包括广为人知的《双响炮》、《涩女郎》和《醋溜族》。

直到去年，朱德庸才知道自己患有阿斯伯格症，一种“没有智能障碍的自闭症”。

54岁的朱德庸说，我小时候一直很不快乐，非常非常不快乐。小时候我觉得世界不是我的，但我又跑不掉。不管是我有没有能力跑、懂不懂得跑，我都会卡在里面。

我去舅妈家，拿一个玻璃杯倒水喝，正要喝，舅妈过来，把杯子拿走：“这杯子很薄，很贵！”另换一个很粗、很厚的杯子给我。那种感觉是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、一个人欢迎我。大人对我没有一丁点信心。

我对外面的世界没办法、没能力，只能回到我的世界。我的世界里，一个是画画，一个是虫子。院子里，所有的虫子我都玩过，那画面我现在都记得，一个小孩蹲在墙角，一下子跑到这个墙角，一下子跑到那个墙角。只有在虫子面前，我最自在，因为它们对我没有威胁感，也不会不接纳我。我不用在它们面前自卑，我和虫子是平等的。

我看人，像看虫子。大学时，我请同学吃火锅，一边吃，一边听音乐，音乐慢了，他们的筷子也慢，音乐快了，筷子也快，我就很乐。但我不喜欢的人，很难参与人，人一多，我就不是我自己。我像一只海豚，放出一个讯号，又弹回来，没有回应——我和世界的交流是单向的。

小学五年级，我和一个同学去邮局，他很自信，跟我讲：

“你去柜台问一下，××邮票出来没？如果没有，什么时候出？”我却从兜里掏出10块钱，那时是很大的钱，我递给他：“这10块钱给你，你不要叫我去问。”他看着我，眼神很奇怪，意思是，你问就好了，干吗给我钱？其实，掏钱出来，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，那等于说，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完全无用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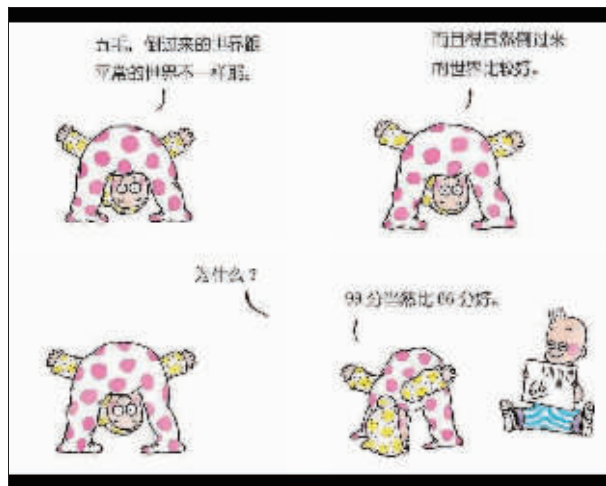
你想，一个小孩，太小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切事情告诉你，你是一个很蠢、很蠢的小孩，我很自卑。直到去年，我53岁，我终于知道我有阿斯伯格症，一种自闭症。那一刻起，我原谅了自己。

我换了3个补习班，该考上的都没考上。上私立高中，第一学期就被留校察看。我什么也没干，喝酒，跳舞，追女生。晚自习别人做题，我就一个人出去校园里走，因为我一道题也不会。

我沦落到最差的一所学校，居然警觉了，死马当活马医，拼命念书。高考前，我最好的朋友来看我，我很高兴。临走他跟我说，你没希望了，考不上的。说完就走了。那是我又一次看到人的恶意。本来我们都是混混，突然我要往上爬，他心里接受不了，所以他才来看我，要给我一棒。

我还是没考上大学，考上一个三专。去念的时候妈妈就跟我讲一句话，她说，你千万不要再被退学。结婚以后，我才知道我有识字障碍。所以我学不会。那些东西无法在我脑子里停留，第一行字看完，看第二行的时候，第一行已经消失了。

阿斯伯格症人与外界沟通有一点偏离，以为说清楚了，以为接收到了，其实没有。我的复健老师也有阿斯伯格症，我太太听我俩聊天，快要疯掉，



她说，他讲一你讲五，他讲四你讲九，最好玩的是你俩还一直讲下去，但是从没讲到一起过。

我会画漫画，因为小时候受到的歧视，让我看清楚世界的假象。妈妈对孩子的爱可能是有条件的，而亲戚对待你的方式就是社会对待你的方式，非常现实。

认识我太太之后，像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被投放到地球来，两个同时被撞，同时被人转一转，拍拍头，有时我跟太太两人都会躺在床上沮丧，想不通，到底怎么一回事？我觉得好像再也无法画下去。两个人讲着讲着，很难受。好像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之外的。

我从来不是个称职的爸爸。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一天到晚把他弄哭。我从来不让他。在我的意识里，坐下去开始玩就是两个小孩的战斗。我不但不让他，我还吓他。

有一次他哭着去找妈妈，我太太告诉他，其实你爸爸身体里住着一个比你还小的小孩。他那以后就没哭过，他说爸爸我让着你，因为你比我小。我儿子到现在都常常让我。他今年22岁，已经变成大人了，我好像没有变化。

如果有一天我变大人，我可能就不会画画了。

(节摘自《人物》杂志)

## 放松出精品

■文/莫言

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是一个魔咒。很多作家获得诺奖之后，创作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原因有的来自外界，就是事务太多，但这还是次要的，最关键的是他内心深处的变化，就是在意识里规定了自己下一部作品一定要有上乘表现，一定要比过去的作品更好。对此，有一个关于岳阳楼的故事对我启发颇大。

现如今，当人们假舟车，游江南，来到岳阳楼前，可以看到郭沫若题写的“岳阳楼”三个金色大字匾额。远远观去，它堪称岳阳楼整个精巧外观的灵气所聚，点睛之笔。当初，毛泽东同志批示郭沫若为岳阳楼题字时，郭沫若写了数百幅“岳阳楼”的字，并从中挑选了觉得比较好的三幅，寄给了毛泽东。可是，毛泽东却选中了郭沫若写在信封上的“岳阳楼”三个字。大家知道毛泽东是公认的书法大家，眼光独到，造诣很深。由此让我想到，在最放松的状态下，才能出名篇。

我曾经遇到过一种游戏之笔，就是在创作长篇小说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小灵感，于是就信笔写了一个小短篇，结果长篇没写好，短篇却成了精品。这种例子在我个人的创作当中有过好几次。所以，今后能否写出好的作品来，关键还是在于自己内心深处放松不放松、解放不解放。

(摘自《北京日报》)